

# “明星村”的故事

□马星辉



林、造林的积极性。又推出“森林生态银行”，通过股份合作经营、山地合作造林、林业空间流转等方式，将分散、零碎的林业资源规模化，让林农和村集体获得长期持续稳定的收益，把绿水青山培育得更加壮实。

程忠辉是村里的林业大户，过去主要靠砍树挣钱，现在他成了村里的一名护林员。每次巡山看到绿水青山的好景色，他心里踏实多了，护林、造树，不仅保护生态、造福子孙后代，还让大伙儿有了长期的稳定收入。

当年，村民们对云灵山这个旅游项目有些拿不定主意。在前后十年时间里，几任村支书锲而不舍，一家一户地做工作，以情感人、以心换心。

2012年，云灵山景区正式运营。优质的项目与优美的环境，使得游客纷至沓来，不少龙斗村村民吃上了“旅游饭”。现在每逢周末，村民戴华光都格外忙碌。他和妻子一大早就在农家乐里忙活起来。他经营的饭馆里供应的全是地道农村菜：青蒜炒肉、土辣椒炒鸡蛋、腌菜炒笋干，物美价廉、经济实惠。再配上自酿的米酒，茶香酒醇，很受游客欢迎。随着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，戴华光将自家农家乐的经营面积从100平方米扩大至300平方米，每年的营业收入超过100万元。

2023年，云灵山景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30万人次。村民们深有感触：“绿水青山，真的就是金山银山！”

## 四

下派龙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游旭辉说，多年来，村里持续进行荒地开垦和农田高标准改造，耕地面积不减反增，达到4033亩。村里打造了闽台农业示范基地，在闲置农田种植有机水稻，生产的有机大米不仅价格好，还不愁卖。

水稻种植大户林文生和其他三位村民合伙种了300多亩水稻，喜获丰收，产量达18万公斤。他高兴地算了一笔账：“我个人能分到十多万元。加上平时打零工、干副业，日子过得可有盼头了。”

龙斗村一手抓粮食，一手抓土特产，立足资源禀赋，因地制宜发展了多个特色产业。萝卜、杨梅、花卉苗木种植和水产养殖等特色产业均有一定规模，中草药、养蜂等林下经济也成为村民增收的新路子。

村民吴亮亮既是杨梅种植大户，也是养蜂高手，他在杨梅树下养蜂200箱，年产值可达30多万元。龙斗村全村养蜂3000多箱，只

以及你自己沉重的脚步。于是你往往会与自己不期而遇，从而探幽索微，进而发现生命的本质。

我的个人体验是，一个人在奔跑中完全可以进入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微型世界。这个世界虽然微小，却有着自己的气息和规律；这个世界虽然狭窄，却能够让你思想千里尽情遨游。用李敬泽的话来说，这个时候“你披襟当风了澄怀静虑了”，“你轻了你空了，你停不下来了，多巴胺内啡肽如风，风劲马蹄轻，所向无空阔，你都不是你了”。这也正是我喜欢奔跑的一个根本原因。“三公里专治各种不爽，五公里专治各种内伤，十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善良和坦荡。”网络上流传的这句话，已经把跑步的乐趣和好处做了最好的总结。

由于喜欢奔跑，也惊喜地发现，这个世界上热爱奔跑的人很多，就是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中也有许多人非常热爱跑步。李敬泽就经常跑步，他在《跑步、文学、鹅掌楸》一文中曾风趣地写道：“跑步的作家，据我

所知中国的只有刘震云，外国的只有村上春树，他们都比我跑得快，跑得远。”刘震云自称是个“笨人”，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：一件事是写作，另外一件事是跑步。他在文章中写道：“我听了你舅舅的话，一辈子做好一件事。四十年前，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们都在写作，我也跟着写，四十年后，全班同学都不写了，就剩我一个人还在写作。写作让人快乐，跑步也是，让人产生一种浑身特别舒畅的感觉……”

村上春树有一本著名的书叫作《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》，读完后发现，他无疑是当今世界上跑得最多，也跑得最远的一个作家。从1982年的秋天开始，村上春树就踏上了跑步的生涯。迄今为止，在长达4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，他不管是在世界上哪个国家，也不管天气是刮风还是下雨，每天都要坚持跑10公里以上的路程，每个月都要跑260公里到300多公里的距离，每年至少要跑一次以上的全程马拉松。

村上春树每天用几个小时的独自长跑保

要全卖完，收入很可观。

农业多种经营有声有色，产业项目落地也颇具成效。随着云灵山旅游、闽台农业示范基地、沙雕文化体验项目一个个项目在村里落地生根，资金、管理、技术等各种优质资源也跟着不断流入龙斗，为村里带来了更多的活力与自信。

## 五

龙斗村由于土质条件好，农作物质量高、味地道。本地人有句顺口溜：“一都鱼，二都的瓜，龙斗的萝卜顶呱呱。”龙斗的萝卜又嫩又甜脆，口感清甜多汁，有丰富的营养价值，很受人们的喜爱。

虽说龙斗的萝卜早就闻名，但早些年，村民们种萝卜只能换点买油、盐、酱的钱。一天只敢收500来公斤，上午收完，中午开车运到市场找商户，卖掉一大半，剩下的萝卜只能拉回来卖，听天由命，能卖多少卖多少。

为了打破产业发展瓶颈，村里成立了龙马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，专业户能人李垂永被推选为会长。菜农抱团发展，规模越做越大，有了固定销售渠道，只要一个电话，客商上门收购，当天结账。由此农民种植萝卜的热情高涨，萝卜种植面积达到了千余亩，人均近1亩，年产量可达5000吨，实现年产值1800余万元。龙斗萝卜还成功通过国家绿色食品商标认证。

去年3月，“第四届龙斗萝卜节”举行。活动展区设有萝卜酱菜、萝卜糕、萝卜油饼等蕴含萝卜元素的各种风味小吃摊位，品种繁多、琳琅满目，吸引了不少外地的消费者、游客与经销商。本届萝卜节还设置了“萝卜王”和“最佳萝卜制品风味奖”评选活动，近12公斤重的萝卜最终摘得“萝卜王”称号。

龙斗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杨梅，龙斗杨梅在邵武远近闻名。一到采收时节，商贩和游客们便接踵而至。去年夏天，龙斗杨梅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，可就要大量上市之际，村里通向外界的主干道却因降雨而塌方阻断。道路不通，要采摘的游客进不来，采收下来的杨梅也运不出。就在种植户们焦急之时，村“两委”动员党员干部带头，抢修出另一条便道，也抢通了杨梅的销路。为了多卖杨梅，村党支部还组织种植户到邵武城区举办杨梅节，并在城区农贸市场设立龙斗杨梅专卖店，线上线下一齐上阵，众人齐吆喝，将杨梅种植户的损失降到了最低。

## 六

皎洁的月亮爬上了云灵山顶。

龙斗村宁静安详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进入了梦乡。老支书冯开云睡不着觉，他像往常一样披衣踱到大樟树旁坐下，禁不住又回忆起过往，思绪万千。1969年他从福州来到龙斗插队，一晃40多年过去，他的青丝已变成了白发，年轻时的酒窝也活成了皱纹。问风问雨问自己：爱这个地方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龙斗，是他走了心、入了梦的地方，这里有他的青春岁月，有他充满温情的家。

回首往事，自己走过的路，虽然没有轰轰烈烈、掌声四起，但一花一木都是生命的写意，一草一木都是风景。想到这里，老支书冯开云十分欣慰。又想起龙斗的眼下和未来。白天，游旭辉与他交流时说：“老支书，钱、地、人这三项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资源要素，龙斗村最需要的是人，尤其是需要多多的年轻人回来创业。”他接着又欣慰地说：“故乡永远是一个令人魂牵梦萦的所在。随着咱们村旅游产业的发展，一些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已开始陆续返乡创业……”

夜深了，大地一片月光清辉映照。龙斗人定然不负这片月光，他们乡村振兴的故事还在继续。

# 深山藏四季

□黄文卿

深山偏远幽静，道狭草木长，等山里的四季都悄悄成轮回时，我来到九侯山。

九侯山中有九侯禅寺，始建于唐咸亨年间，怎么算也都有上千年了。九侯禅寺俗称九侯岩，清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碑记、镌刻《九侯岩指南传》碑记云：“诏邑之北有乌山九侯岩胜境，远观形势若五星聚津，九曜联辉；近历古迹则层峦叠翠，岩石崔嵬，诚天然大观……”该处藏风聚气，日出有曜，山浪峰涛，自然天成，地理位置极好。

九侯山别有洞天，山雄、水秀、树奇、洞幽，好景天造，奇石怪石各具神韵，山中的九侯禅寺也让这座山更添几分吸引力。登上山坡，前有巨石耸立，天然大石构成一副门的框架，这就是山门了，上刻“天开”二字。未过这扇意象中的“空门”之时，门中仿佛有一幅流动的画，春与秋，晨与昏，云蒸霞蔚，星辰明灭，皆成一景。走过门之后，豁然开朗，又是另外一番景象。

“天开”二字，是明万历七年（1579年）云南参政使罗汝芳题署，知县邓于藩刻石。罗汝芳是有“来头”的人，他是明中后期著名学者，还是戏剧大师汤显祖的恩师。但云南离九侯山千里迢迢，罗汝芳怎么会在这里留下墨宝呢？原来，当时诏安上湖进士胡文，曾任云南按察司副使，也许是在某个场合，他们一见如故。胡文聊起家乡的山清水秀，特别是九侯山值得一游，罗汝芳应邀欣然而来，并大有感触，挥毫一书。这种邀请和赴约不比现在，那时出一趟远门不易，远方而来的墨宝尤为珍贵。当时的诏安知县邓于藩遂赶紧命人将其勒石其上。一块题字的背后，汇集了诸多故事和机缘。

当然，罗汝芳的题字不是最早的，最早的题刻是“九侯名山”四个壁窠大字，由元代高僧无碍题刻于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，距今已有七百多年了。当时无碍大师已被钦定为潮州开元寺的方丈。就职前，他游学访道，到了九侯山后竟停下来，不走了，也跟这方山水结缘，后来成为九侯禅寺的住持。

在被九侯山吸引的文人墨客中，最著名的当数南宋大儒朱熹和明末理学家黄道周。经过历代修缮，如今的九侯禅寺西侧厢房门楣上仍挂有朱熹款署梅翁的“西斋”匾额，前殿迎门横梁上悬挂的则是黄道周题匾“洗心之藏”。

朱熹知漳只有一短短的一年，就是在这一年，他被九侯山钟灵毓秀、山水相环、树木葱茏的景致所吸引。但为什么会写下“西斋”呢？“西斋”意指文人的书房。或许是当时住持请朱熹题字，于是他大笔一挥写就。传说中这题字还不是用毛笔写的，是朱熹用茅草随手扎笔，蘸墨而成。墨宝珍贵，以平石作匾，以便流传。因为是大儒写下的匾额，且蕴意深远，所以远近学子都争先前来拜祀，以期求得金榜题名。

到了明代末年，黄道周也来到九侯山，提笔写下了“洗心之藏”四个大字。传说中，黄道周的那支笔恰是朱熹的那支“茅笔”，后来这支笔还被黄道周作为镇邪之宝，抛进汹涌的江中换得风平浪静。其实，朱文公与黄道周相距有400多年，一支“茅笔”怎么可能留存那么久呢？实物证据早已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，仅仅留下这个传说在九侯山的云雾中若隐若现。传说总是要比真实的历史生动有趣得多，所以人们都愿意相信，都愿意来这里“洗心”。

禅寺左边有一“松涧泉”。一座全是石头的山未免过于硬朗，这些泉水和九侯山的云雾一样，缓与与修饰了山峰生硬的线条。泉水源于后山原本郁郁葱葱的松柏林，甘甜爽口，长流不息。撩拨了些泉水，拂面洗手，清凉无比，“涤尽烦襟”。

从云梯循级而上，就到了福胜岩。云梯在“云根”旁，四十五级石阶。明万历庚子（1600年）季冬，几位读书人相约来九侯山一游，也许是来瞻仰朱文公的“西斋”和他的“茅笔”，到了这里，只见云雾缭绕，团团相裹，仿佛这里是云的家，云雾从这里生根发芽，氤氲渐浓，层层叠叠。于是大家商议命名“云根”，再恰当不过了。福胜岩因宋末遗臣沈子真义不仕元，举家居此而得名大噪。

九侯山中最著名的，还有一个以石为顶、室内可容数十人的天然山洞，叫“五儒书室”。南宋中期时，金陵赵嘉客、洛阳周直言、临澄伍仲求等五人，陆续隐于九侯山这个山洞里讲学，后人因此将其称为“五儒书室”。

九侯山历来适合隐居，因而人文荟萃、文风鼎盛。黄昏来临，云雾散去，鸟儿归巢，樵夫回家，万籁俱寂，但余九侯禅寺香烟袅袅。想到唐时的雨露，宋朝的冰霜，明代的风雪、清朝的云雾，遗编断简不停地飘过历史的天空，任它物换星移几度秋，九侯山自岿然不动。

这样的深山，真好。



# 奔跑的意义

□冰涛

我喜欢奔跑，长跑是我一直坚持的习惯。有人觉得最好的锻炼方式是散步而非跑步。因为散步的时候心态是放松的，情绪是疏阔的，可以同时感知和参与身边的世界。散步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、每一座山、每一棵树，甚至是每一朵花都可以成为风景，让我们细微入心，了然于情。但是跑步不行，因为跑步尤其是长距离的奔跑是紧张而疲惫的，需要竭尽全身的体力去应对，也需要全神贯注来参与。在这样一种状态下，一个人根本没有余力再去感受周边的其他事物。不然的话就有可能摔跤或跌倒，甚至遭遇意想不到的危险。所以喜欢跑步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句俗语：奔跑的途中是没有风景的。

正因为奔跑的途中没有风景，所以在漫长的路程中，陪伴你的不是清风拂面或怡然自得，而是极致的挑战与艰难的孤独。一个人的体能处于极限状态时，也就是完全与自我独处的时候。在这样一种状态下，你既无法观赏任何事物，也无法与任何人进行交流。你所能做的就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